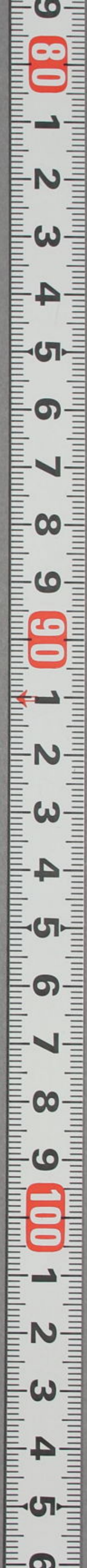


陔餘叢考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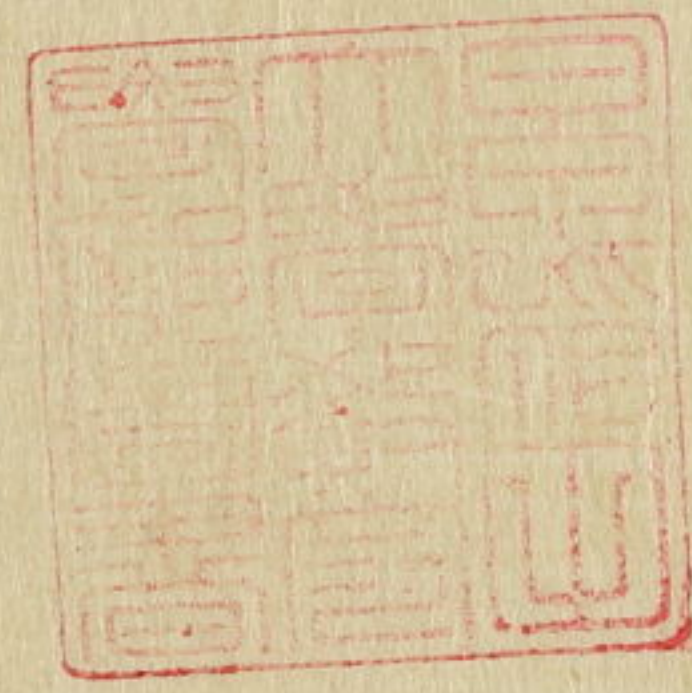


15  
1906  
9





15  
1906  
國 1881 9



36443

<2001-362>

陔餘叢考卷十八

汴京始末

陽湖 趙翼 耘菘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謂從古無都汴者不  
意朱全忠凶醜忽創都於此按汴之為京雖自朱梁始  
然朱全忠由此創業其建都則仍在洛陽也天祐元年  
趣昭宗遷洛以便傳禪是歲遂弒昭宗明年正月唐遣  
百官至汴奉璽綬勸進全忠乃升汴為東都洛陽為西  
都開平二年卜郊於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  
被友珪弒也亦因全忠以傳國璽付友文妻王氏往東  
都召友文故友珪弒之時友貞為東京留後遣兵誅友





珪羣臣請入洛卽位友貞曰夷門本太祖興王之地於是遂卽位於東都自此汴始爲帝京然唐莊宗入汴後仍都洛陽及明宗兵變時莊宗統兵至汴禦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爲郭從謙所弑明宗之建國也亦自汴至洛卽位於莊宗柩前愍帝廢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運三年始升汴爲東京而定都焉邪律德光亦嘗登位於此而去漢周宋皆因之靖康被遷後金封劉豫爲齊帝豫又徙都於汴後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後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廢爲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選歸吏部

文昌雜錄記御史臺言文德殿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自今以後視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詔可此可見宋制武官亦歸吏部銓選按宋史蘇頌傳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

宋元權酷之重



榷酤本起於漢武帝之世。按漢書桑宏羊建造酒之令。應劭註云。縣官自賣酒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劉歆曰。令民賣酒以所利占。而輸其租也。邱濬曰。雖罷榷酤。猶聽民自釀。而官收其稅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粗米二斛。麴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復武帝官酤也。唐書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釀者。抵死不絕。穀數斛。僅易斗酒。仲舒至。始罷酤錢。是唐時亦行漢武榷酤之令。本紀貞元二年。畿內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則又參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載。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

酒麴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傳。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釀三石以上。法當死刑。太峻。請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釀。卽入死刑。可見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雜識。其先祖僑居吳興。雖食醋。亦必市之於官。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問之。則乳母所爲。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又東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嚴。有大書於其郡門曰。束手無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趙節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庫。次卿令拍戶於本府納錢。給由詣諸庫打酒。聽自擇所向。歲終則合諸庫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課增而人無怨。此宋時官務賣



酒之大概也。夷堅志：鄱陽民許二，多釀酒，而日輸官課，稍致富，則又有聽民輸課，自釀如漢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趙開在蜀，以軍需亟，乃變法，麴與釀具皆官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雜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錢是視，不限以數。一石米不過釀酒二石餘，而先須輸課三千餘文，則當日酒價之貴可知。較杜甫詩所謂一斗酒費三百青銅錢者，覺唐制尚甚輕也。然宋史洪擬疏云：酷權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世臣公行沽賣，則不敢問是行法，祇及孤弱也。則惟酷之弊，又不止廢割民買而已。

元人劉詵作萬戶酒歌云：城中禁釀五十年，日斷吹秋江東烟，務中稅增價愈貴，舉蓋可盡官緡，千則元時官酒之貴，更甚於宋，以今日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有生之樂，蓋千百年來無此歡暢矣。

宋人好名譽

歷朝以來，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雜說，層見疊出，蓋其時士大夫多尚名譽，每一鉅公，其子弟及門下士，必記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遺事、丁晉公談錄、楊文公談錄、韓忠獻遺事，及君臣相遇傳、錢氏私誌、李忠定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時政記之類，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錄之類，揚光助瀾，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蹟傳世者甚多，亦一朝風尚使然也。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億由真



定徙雍邱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仲淹由蘇州徙許州  
 范鎮由蜀徙許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  
 公由吉徙穎二蘇由眉徙穎及陽羨司馬溫公由夏縣  
 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  
 康節由范陽徙洛朱韋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東  
 陽本茶陵人致政後遂家於京師楊一清雲南人家於  
 鎮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唐臣有薛廷老又范傳正字西老此偶見也宋人字名  
 則好用老字其以為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時御史王同老王堯臣  
 孟唐老宋末人與元兵戰孟元老作東都舊事者蘇元老蘇敞族孫王廷老

字伯敏見劉摯奏疏及王古傳陳朝老太學生見何執中及蔡京傳趙學老趙野之子杜莘老宋史有傳

王渙老王回子見鄒浩傳胡唐老宿之曾孫劉唐老見任伯雨傳高商老見薛幹傳劉德老

老見李翼傳以上俱見李商老公擇侄孫見東萊詩話曹醇老見龔臈閑評俞馮老見董雋雜說

鄭唐老見陸游詩李漢老見隱翁雜志其以為字者尤多如孫莘老名覺

劉莘老名摯許崧老名翰趙德老名適李延老名壽吳敦老名厚錢

醇老名藻乃明逸之從子彭巖老名汝霖彭宜老名弟張賓老名康呂安老名社

胡茂老名松薛直老名彌黃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漢老名邴薛

德老名徽張渭老名磻徐商老名莘程惠老名迪以上俱見李商老

名彭江西詩派人潘邠老名大臨吳才老名棧有韻書傳世俞秀老名紫芝見石林詩話俞

清老名子中見直方詩話尹商老名躬見獨醒雜志陸蒙老名元光見庚溪詩話錢正老見胡

程蒼梧集其他如夷堅志所稱呂辨老張茂老鄒圓老安行老



何國老楊吉老則未知其爲名爲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宋南渡時凡世家之官於朝者多從行如韓肖胄侂胄皆琦之曾孫也王倫旦之裔孫也呂本中祖謙祖儉祖泰皆公著後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復殊之後也曹友聞彬之後也葉石林記南渡後詔隨駕官員攜眷屬者聽於寺廟居住

南宋將帥之豪富

唐中葉以後爲將帥者皆授節度使之職征斂生殺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賦稅有經稍革方鎮聚斂之弊矣然南渡諸將帥之豪侈又有度越前

代者觀宋人玉照新志夷堅志駕幸張府紀略等書可略見也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偶游後圃見一老兵晝卧詢知其能貿易卽以百萬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獲而歸高宗嘗駕幸其第俊所進服玩珠玉錦繡皆值巨萬自宰相以下俱有贈遺延及其孫鎡園池聲伎甲天下每宴十妓爲一隊隊各異其衣色凡十易始罷客去時姬侍百餘人送客燭花香霧如遊仙窟而楊和王建第洪福橋欲以西湖水環其居奏於上上令密速爲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連夕濬成有故人自北來投者楊遣人押就常州本府莊內支一百貫與之密遣人偕往代郡爲之置田千畝謂之曰當今兵革不用無



可立功名。和王遣來代辦生事耳。其女適向子豐於湖州。以妾所生子秘爲己子。報王。王卽撥崑山良田千畝爲粥米資。偶閒居郊行。遇相字者。楊以拄杖於地上一畫。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也。楊喜，卽判五百萬。令詣司帑取錢。司帑斬之，謂楊曰：王已開王社，何用復相。恐滋物議。楊益喜，卽以五百萬與司帑者。韓忠武偶遊湖上，遇李晦叔。改秩來京而失舉。牘坐冷泉亭嘆息。王詢之，具以告王。乃問其姓名階位。明日使吏填一舉牘送之。仍助錢三百千。至王之子孫遷於蘇者，買滄浪亭，價百萬。其他可知。是營財殖產，卽賢者猶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沒也，僅金玉帶數條，及鎖鎧、兜鍪、銅弩、鑕。

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數千卷。孝宗時，追復官爵，令給還原資。士者具當時沒入之數，共九千緡。則忠武不特忠義過人，卽其治家小節亦加人數等矣。陸放翁入蜀記：至金陵，晤秦檜之孫侍郎伯和，訪其家事，則謂家門衰替，歲入不過十餘萬緡。漸憂生計窘迫，以十餘萬緡之歲入，已謂家門衰替。則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權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責矣。嘗記宋人野史紹興中，有以功臣財產爲言者。高宗爲下詔曰：南渡之初，州縣皆盜賊所據，命將征討。朕當時矢心自誓，但期克復地土，而賊之子女玉帛，惟諸將所欲爲。然則諸將帥之富，蓋多獲賊所得，而岳忠武



破賊最多，資產獨少，則其平日狗國忘家，尤非諸將所  
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賢

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賢者，如唐初加號老子爲元元皇  
帝，明皇加號莊子南華真人，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虛  
真人，庚桑子洞虛真人，宋神宗封馬援忠顯王，徽宗時  
封莊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虛觀妙真君，元成宗封  
伍員忠孝威惠顯聖王，英宗封諸葛亮威烈忠武顯靈  
仁濟王文宗，封漢長沙王吳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  
冰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靈顯仁祐  
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靈公，順帝封張飛武義忠

顯英烈靈惠助順王，郭璞靈應侯，周處英義武惠正應  
王，曹娥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危全諷南庭忠烈靈  
惠王，此但爲崇奉神道起見，非懷賢褒德之舉也。唐太  
宗征高麗，過比干墓，贈太師，追謚忠烈，此爲表彰前賢  
之始。宋真宗錄周世宗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  
後，所以興滅繼絕，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後，授以官。  
仁宗錄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後，授以官，而長孫無忌  
後，再蒙追錄。神宗錄魏徵、狄仁傑後，又以徵後名正道  
者，特免試，卽註官，而段秀實亦再蒙追錄，又封程嬰爲  
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封屈原爲忠潔  
侯，世近者官，其後世遠者崇其封，勸忠表德，可謂厚矣。



元世祖追封伯夷昭義清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

夷清惠侯叔齊仁惠侯屈原忠節清烈公順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

獻公比干仁顯忠烈公亦所以昭曠典至如追謚杜甫

為文貞公劉蕡為文節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

閱邸抄我

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煥盡心於所事而以冤死

特命訪其後人官之夫宋代之追錄唐臣後猶第以其

賢耳如熊袁二臣則嘗抗拒我朝者

皇上不惟不介意轉嘉其忠而錄其後曠蕩之恩更高

出前代萬萬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

宋史謝枋得傳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

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毋深入

特還歲幣即議和張晏然上書乞斂兵息民詔即可之

元交二年無一介之使乃至亡國因相與慟哭此蓋當

日實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論方

世祖為皇弟時攻鄂州也賈似道密遣宋京詣軍前請

稱臣納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二十萬匹兩世祖適

聞憲宗之喪遂許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

理出靜江由宋境北歸似道使夏貴截其殿後卒百七

十人輒以大捷告舉朝不知有和議之說也世祖既立

欲修好乃遣郝經來徵前日之約似道方以援鄂為已



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於真州館時李璫在濟南李全之子降於元請發兵南討世祖猶以方通和議諭止之又數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朮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顏大舉既克鄂州引兵東下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大兵入建康勢如破竹然世祖猶命緩師伯顏頓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狀世祖始許之而又遣廉希賢嚴忠範先來諭至獨松關為守將張濡所殺而兵乃不可解矣使當世祖自鄂引還後即通和定約不渝宋祚或多延數十年未可知也則似道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師次鉄門關又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濶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龍傑赤馬魯察葉可等城十七年攻朮剌斡國渡撈撈闌河與太祖會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東印度國見角端始班師邪律楚材傳帝西征至鉄門關有一獸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惡殺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師太宗九年春蒙哥征欽察破之擒其長八赤蠻蒙哥即憲宗也有欽察部者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俗勇猛青目赤髮蒙哥破之其渠八赤蠻逃海島蒙哥亟進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我道也遂進擒之甫班師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憲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討平西域諸國又西渡海轉戰萬里遂以旭烈兀留鎮之郭寶玉傳其孫侃從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魯國下一百



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亦為侃所破降其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國及石羅子等十餘國得城以千計元人劉郁西使記載之甚詳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師出臨洮由六

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刺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鎮之而歸憲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憲宗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來會兀良合台由橫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圍潭州遂至鄂與世祖會其時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來舉國皆駭則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據大理也其後元順帝北歸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守雲南尙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禕至滇會有北使亦至遂逼梁

王禕其時川陝悉為明有而滇與漠北尙信使往來不絕可見蜀以外尙是元地則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謂元初起兵每得一國卽封子弟王其地故雖易代而其子孫不絕今按憲宗封諸王旭烈兀于富浪國遷合丹于別失八里遷蔑里于葉兒的石沙遷海都於海押立遷別兒哥于曲兒只遷脫脫于葉密立未知今之渠長尙是所封之子孫否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古來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謂元起朔方本尙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卽其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



爲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于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務屈法以順其意延及數世寢以成俗而益至於積重而不可挽今以諸書考之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七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立帝師獨專席隅坐或降詔褒答則字以絡珠爲之御寶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比至京則假法駕半仗爲前導省院臺官並往迎禮部尙書專督祇候此體制之僭雖親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師八思巴卽於殿上置白繖一頂泥金書梵字于其上每歲二月望日迎繖周遊皇城撥鼓手百二

十人殿後軍五百人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寶蓋凡三百六十壇每壇擊執二十六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供大樂四百人興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細樂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仗袍服出宮由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載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結綵樓觀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衛之侈雖郊壇鹵簿不過也至元七年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輪於大內高百尺二十五年萬



安寺成佛像。牕壁皆用金爲飾。二十六年，萬安寺置梅檀佛像。元貞元年，用薄斂等庫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脫脫兼領。皇慶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給鈔千萬貫建壽安山佛寺，又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於其內，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圖於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聖寺，又建殊祥寺於五臺山。天歷二年，建大龍翔集慶寺，給鈔萬錠，命阿榮趙世安督造。至順初，命修鈇幡竿佛寺，賜金百兩，銀千兩，鈔萬錠。後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兒居第爲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至正六年，復立大護國仁王寺，凡貸民錢二十六萬餘錠。

十四年，建大壽元忠國寺於清河，此土木之費，雖離宮別館不過也。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于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詔各路設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開元寺。十六年，勅僧一百八人，卽聖壽萬安寺設齋圓戒。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歲佛事于萬壽山。二十四年，作佛事於五臺山。二十三年，命亦思麻等坐靜于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四會。二十六年，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二十七年，繕寫金字藏經成，凡用金三千二百餘。



兩元貞元年以國忌飯僧七萬人至大元年啟水陸大會于昊天寺延祐五年敕書金字藏經用金三千九百兩至治元年修寧夏欽察魯佛事給鈔二百十二萬貫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于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等寺及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壽安山三年乃罷又以順宗皇后忌日飯僧萬人造金寶蓋藏舍利至順元年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又命江浙印佛經二十七藏遣使賫黃金二千兩詣杭州書佛經尋又詔以泥金畏吾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并大乘經一藏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

僧百八人修朵思哥兒好事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目每歲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其日增至五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以斤計者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延祐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萬頭詔勿以蔬食則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萬羊此供養之費雖官俸兵餉不及也中統初賜慶壽海雲二寺陸地五百頃至元六年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二十七年立江南營田提舉專掌僧寺貲產元貞初勅上都大都從前所撥賜大乾元寺大興教寺大護國仁王寺酒店湖泊官爲征收分給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爲崇祥監立規運都總管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大



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諸寺貲產賜崇福寺河南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絲萬匹置都總管府司其歲入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兩袈裟一萬襲泰定三年賜殊祥寺田三百頃大天源延聖寺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

省臣言世祖建大宏文宣教等寺賜寺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抑又甚焉天歷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為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市故瀛國公田為大龍翔集慶寺永

業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百頃賜大承天護聖寺遣大禧院監蔚州廣靈縣銀礦歲入歸大承天護聖寺至順二年詔景東府歲出金五千兩供上都洪禧崇壽寺後至元七年又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頃給大承天護聖寺此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也至楊璉真珈發掘宋諸帝陵寢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餘戶并佔民五十餘萬為佃戶

大德中始放為民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上都開元僧強奪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梃入公府隔案引璧捧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赦免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見八剌妃爭道拉妃墮



箠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  
 者截其手詈者斷其舌仁宗時在東宮奏罷之又每作佛事輒得賄奏  
 釋罪囚如元貞初釋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  
 殺主妻妾殺夫皆得夤緣倖免率以為常皇祐中御史臺言其弊始禁之此  
 其威勢之橫雖強藩悍相不過也由此觀之朝廷之政  
 為其所撓天下之財為其所耗說者謂元之天下半亡  
 於僧可為炯鑒云

按北史後魏孝文帝時沙門統曇獻奏平齊戶有能  
 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又請民犯重  
 罪者以為佛圖戶供諸寺灑掃詔許之此又有元僧  
 寺占田脫罪之濫觴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時蒙古色目人聽就便散居內地如貫雲石乃功臣  
 阿里海牙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廼顏隨其兄宦遊而  
 居浙之鄞縣薩都刺本答失乃蠻氏而為鴈門人秦不  
 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  
 其父始居廬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  
 鐵木祿本赤合魯氏而家南陽徹里本燕只吉台氏以  
 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  
 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鐵連本乃蠻人而皆居絳州孟昉  
 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紇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  
 伯顏師聖本哈喇魯氏而居濮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



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趙榮其先本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遂為閩人如此類者甚多顧嗣立元詩選所謂元時漠北諸部仕於朝者多散處內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從官南方者多不歸遣使盡徙北還可見自元初色目人已多散處他邑不寧惟是更有與內地人聯姻者如伯顏不花之母鮮于氏乃鮮于樞之女見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姪女見輟耕錄按遼史太宗會同三年詔契丹人授漢官者聽與漢人婚媾則遼時已有此例元史

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人任多與所部人聯姻乃詔互遷

其人任者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同漢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

祿丁為武昌達魯花赤遂以丁為姓而名雀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賀勝  
本陽州人昂吉兒本張掖人朵兒赤本寧州人楊傑只哥本寶坻人李忽魯吉本隴西人扎兒本汴梁陽武人謝仲溫本豐州人而其孫名字完恭公直登春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見元史亦一時風尚也至如賈昔刺本大興人皇子拖雷以其鬚黃賜此名楊璟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歸附特賜以國語為名此出于特賜者明史楊璟傳元未有廣西土官岑伯顏可見元時土官多有以蒙古語為名者蓋又因播州之特賜而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

仁和邵戒三續宏簡錄記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百九伯顏一為世祖時平宋功臣一為世祖時江西左丞一為成宗時河南平章一為武宗時駙馬一為文宗時左丞相一為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一為順宗時左丞相一為順帝時湖廣平章一為順帝時中書平章十三脫歡一為太祖五世孫安定王一為為太宗侍臣一為憲宗時扎刺兒部人一為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一為駙馬



陳師道者 卷十一  
木安傳一為武臣苦徹子一為成宗時參知政事一為丞相哈刺哈孫子一為叛王合丹孫一為仁宗時西臺中丞一為泰定時詔書侍御史一為文宗時湖廣平章一為順帝時僉樞密院殉難膠州士脫脫一為烈祖曾孫一為憲宗時皇族一為蔑里乞部長一為世祖時千戶一為功臣劉國傑子一為木華黎元孫一為康里國族一為仁宗初遼王一為仁宗時雲南王一為英宗時南臺御史大夫一為泰定時中書叅議一為順帝時右丞相監修三史一為順帝時翰林承旨一為至正中知樞密院事一為至正中萍鄉州同知殉國難

前明有兩北京

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南州郡乃詔以開封府為北京應天府為南京而以故元都為北平府及永樂元年乃以北平為北京設留守而開封府北京之名遂廢十八年遷都北京詔改京師金陵為南京而以北京為京師洪熙元年仁宗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正統六年定都北京乃詔文武諸司悉去行在之稱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古來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漢武帝之於公孫宏唐太宗之於馬周固史不絕書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測者嘗語吏部曰資格為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故官職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



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餘人各授布政使叅議等官此其大較也今按明史各傳如錢唐由布衣以明經對策稱旨擢吏部尚書秦約以文學召試慎獨箴第一擢禮部侍郎曾泰田秀才擢戶部尚書嚴震直由糧長擢通政使叅議丁士梅童權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應天府尹陳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禮部尚書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呂震由監生擢山東按察使端復初由經歷擢刑部尚書黃福亦由府經歷擢工部侍郎楊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戶部侍郎開濟官國子監罷歸擢刑部尚書翟善由文選主事擢本部尚書馮堅由典

史擢僉都御史李仕魯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尙賢由寧遠尉擢廣西叅政鄒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靜寧州判擢僉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陽令擢刑部侍郎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叅議鮑恂余詮張長年等又皆以明經擢文華殿大學士蓋當開國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聳動天下故有此不次之舉而一時人才亦卽出其中經濟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見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資格所能盡也然一時識拔亦未必盡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輒敗者帝又威斷不測稍不稱意誅謫隨之胡藍二黨外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勝屈故解縉上書謂進人不擇賢否所謂取



之盡錙銖殺人不論情罪所謂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時猶有破格之事如永樂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司參議等官又陳濟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卽授爲都總裁官洪宣以後率循資格惟正統初長鳳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舉人擢吏部侍郎俞綱由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閣預機務則又因藩邸舊恩之故蓋資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於是非必資格外別有非常之才爲網羅所不及也

有明進士之重

唐宋以來最重進士其所謂舉人者不過由各府解送

俾赴禮部試如今生員欲試鄉闈必先由學使錄送也

舉人試禮部不第仍須再應鄉舉

詳見舉人條內

本無可入仕之

路至前明始有舉人三次會試不第卽許赴吏部就職之例部中另立班銓註自此舉人得登仕籍今會試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揀選猶是前明遺制也然有明一代終以進士爲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卽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簡小之缺其陞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爲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卽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粲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



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歷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

顧寧人謂萬歷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士缺中下為舉人缺最下為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

處之以此為銓一定之格明史邱樞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亦有

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陳新甲傳云終明之世乙榜至尚書者二人宏治中賈俊崇禎中陳新甲

至巡撫者隆慶中海瑞萬歷中張守中艾穆而已

按宣德正統成

化間乙科尚不至大官者如魏驥年富皆曾試副榜至尚書石璞由舉人至尚書楊信張驥彭誼皆由舉人至巡撫新甲傳所云乃中葉以後事也蓋魏驥諸人多承樂宣德中舉人其時尚不拘資格故得進身迨甲科盛行而驥等官位已崇故不能屈抑耳至崇禎中破格求才舉人

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邱民仰宋一鶚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邱禾嘉皆以勤勞顯見禾嘉傳而明已末造矣是時朝廷方破格用人而吳執御以兵事急猶請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俾練民禦寇見執御傳可見風會所成見聞久習雖以朝廷風旨且不能驟變也厥後半金星以舉人降李自成勸自成重用舉人賊所至獲舉人輒授以官有舉人李得筭者被執不屈死或告賊曰此舉人也賊將懼棄



陔餘叢考 卷之六 三  
其屍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說者謂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洩憤云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明史萬安傳成化七年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於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并戒初見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時輅及安同進見甫奏一二事安遽呼萬歲欲出時等不得已亦叩頭出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爲萬歲閣老自是帝不復召見大臣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帝安輒止之按尹直入閣乃成化二十二

年然則自七年召見時輅後至此十五六年未嘗與羣臣相見也徐溥傳宏治十年帝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謝遷面議諸事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等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詡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宏治十年兩朝天子與廷臣不相見且二十五年也劉健傳帝自召對健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久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時時進見左右竊從屏間聽但聞帝數稱善計是時已在宏治十五六年間閣臣始得頻見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與劉瑾等八人昵繼與沈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遊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許



羣臣出諫則其時廷臣之不得見更不待言世宗初亦尙勤於治然鄧繼曾傳云嘉靖三年帝漸疏大臣政率內決是臨政未久卽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穀郭勛攝事則郊祀已不躬親也二十一年因宮婢之變移居西苑則并大內亦不復入也丁汝夔傳俺答薄都城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奏禮部尙書徐階固請乃許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按是時嘉靖二十九年本紀特書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嘗見羣臣也以後亦更無有召見之事穆宗嗣位臨御日淺周宏祖疏言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政事鄭履亦疏言

陛下御極三年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否是隆慶初已不復見大臣也神宗初年猶有召見大臣之事張居正傳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畢以給事中所陳災傷疏奏上又居正服闋帝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自萬歷十七年以後漸不復見廷臣本紀書是年三免陞授官面謝自是臨御遂簡王家屏傳云家屏服闋召入閣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帝乃于萬壽節強一臨家屏又請勤視朝帝爲一御門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言臣一歲間兩覲天顏而已按家屏服闋入閣十七年事也本紀又書十八年正月始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出皇太子見之七月召見閣臣議邊事

萬國欽傳萬歷十八年以火落赤諸部犯邊帝召見申時



行等子皇極門  
蓋卽七月中事

一歲中兩見閣臣至特書之以爲異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廟自後廟祀皆遣代則十九年以後太廟亦不親祭矣二十四年大學士趙志臯請視朝發章奏不報直至四十三年以挺擊事起始召見羣臣於慈寧宮蓋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羣臣始得一望顏色耳馬孟正傳萬歷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未知果達御前否吳道南傳萬歷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學士入閣故事廷臣受官先而謝乃莅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同官方從哲以爲言帝令先視事迨挺擊案起

慈寧宮召見羣臣道南始得一見自是亦不得再見云本紀又書四十七年羣臣請視朝行政不報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亦不報則自四十三年挺擊事一見羣臣後終神宗世不復有召見之事也光宗短祚僅于彌留召見劉一燝等熹宗童昏爲權閹所蔽固無論矣統計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過宏治之末數年其餘皆廉遠堂高君門萬里無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卽位高拱請緦司禮權還之內閣是內閣且聽命于司禮監矣倦勤者卽權歸於奄寺嬖倖獨斷者又爲一二權奸竊顏色爲威福而上不



知主德如此何以尙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

萬歷中不惟不見羣臣又有聽犬臣自去而不問者本紀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戶部尙書趙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吏部尙書孫丕揚拜疏自去九月大學士李廷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尙書掌都察院事孫瑋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尙書趙煥拜疏自去四十二年七月禮部侍郎孫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問追留又不聞詰責聽其自來自去而不問古來所未見也按三十五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聽其自去則三十五年前撫按官已有投劾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



咳餘叢考卷十九

陽湖 趙翼 耘菘

女媧或以爲婦人

司馬貞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古無文字但以音呼後人因音而傳以字適得此女媧二字初非以其爲婦人而加此號也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但係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後人因女媧之名遂有以爲婦人者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雨



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充又云今俗圖女媧多爲婦人之象則女媧之訛爲婦人其來久矣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其比程伊川易傳於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則伊川亦以女媧爲婦人

煉石補天

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司馬貞三皇本紀皆謂女媧氏煉石補天其說本於列子及淮南子謂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語極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爲天非玉石之類豈石所能補且女媧雖長豈能及天不能及天

又安有階級可上此則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煩辨駁須得其訛傳附會之由乃爲篤論耳陸深以爲古時生民甚樸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女媧氏煉五色石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補天之所不及後世焚膏繼晷爝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說稍近理然直以爲上古未有火至女媧始取火於石矣此以之屬燧人氏可也而何以屬之女媧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鄉黃芷御進士謂五金有青黃赤白黑五色而皆生於石中草昧初開莫能識別女媧氏始識之而以火煅煉而出其後器用泉貨無一不需於此實所以補天事之缺故云煉石補天也此論雖創而甚確



蚩尤爲黃帝相

國策蘇秦謂秦王曰昔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記黃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是古來皆以蚩尤爲黃帝所誅也然管子四時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遂置以爲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爲當時註云知天時之所當也則蚩尤又嘗爲黃帝相矣韓非子十過篇及王充論衡亦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而周禮表祭貊鄭康成云祭黃帝蚩尤又漢書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蓋亦以蚩尤始作兵而爲黃帝臣故同祀之也豈此蚩尤別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

陰陽造兵器被擒後黃帝仍赦而用之而史遷所紀多一殺字耶吳仁傑辨漢書祠黃帝蚩尤句謂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爲黃帝擒殺何得旣祠黃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與黃帝戰而不知黃帝之相有蚩尤也况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實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謂是星非人豈此星自謂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湘君湘夫人蓋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後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類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閒錄所載杜拾遺訛爲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



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來夫君卽指湘君也若女子則不應稱夫君也下云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則原自言布精靈以求感格而尙未應故姊嬃爲我太息喻已之忠誠不能悟君而姊規之非指湘君爲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猶云天帝之女並未確指爲堯女也天問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鋪張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爲堯女則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蒼梧之事以爲波瀾乃兩篇中並無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爲堯二女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謂天帝之女並未指爲堯女也曰居之亦謂帝女之所居而非以爲死而葬此也山海經所附

會舜事甚多如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又蒼梧之山舜與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國爲姚姓之類不一而足使以堯二女爲葬於洞庭必又有幾許鋪綴而其書並無一字則山海經亦尙無堯女葬洞庭之說也自王叔師註楚詞湘君湘夫人謂堯二女娥皇女英妻於舜舜往征有苗二女從而不返道死於沅湘之間因而張華博物志等書皆承此說湘君湘夫人遂爲堯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師之說蓋本於史記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爲舜妃死而葬此此叔師所由誤也郭璞引河圖玉版亦同此說而博士之說蓋又本檀弓舜葬於蒼梧之



野三妃未之從之語遂以為舜妃從駕不及而死於此為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誤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謂古無夫妻合葬之制如舜葬蒼梧而妃嬪不同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從舜不及而死於洞庭也况檀弓言二妃而此以一妃當之尤見其牽強不相合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則訛三妃為一妃已久矣

古來惟郭景純識其誤而未識其致誤之由且亦以湘君為女神故特辨之

隸書不始於程邈

書斷云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為縣吏以罪下雲陽獄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時以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是以古來皆以隸書為邈所作然封氏聞見記謂酈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餘同今書則知隸書非始於秦也封氏又謂此書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書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云云似隸書亦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



卽秦隸書云云是許氏於隸書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爲邈作

造筆不始於蒙恬

馮鑑事始載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學齋佔俾謂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尙矣孫臏誘龐涓斫大樹白而書之當亦椽筆蘸墨所書若用刀刻昏夜豈能辨識乎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莊子書

中有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舐筆和墨之語則以毫染墨明矣莊子在恬之先則非造於恬明矣韓非子飾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語韓非亦先於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毫竹管也則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人遂獨擅其名耳至蔡倫造紙亦有疑其不始於倫者謂倫乃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矣然後漢書蔡倫傳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蔡倫乃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紙則古時本以縑帛爲紙前漢書所謂赫蹏小紙蓋亦



縑帛所成而非樹膚麻頭所造也然則造紙實始于倫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筆也王充論衡云竹木在山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為槩析之為板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按王充與蔡邕同時已在倫之後其時尚多用簡牘可知蔡倫所造流布尚未廣也

按古時漆書本用竹筆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筆字本從竹今外番亦尚有用之者平西睡時文書檄諭外夷須用唐古特字無能書者惟降酋巴則能之乃令入軍機處繕寫余見其所用筆正與木工之竹筆相似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筆也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史記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此事實有所本按儀禮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制也左傳吳闔廬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問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

亦見說苑善說篇 戰國策齊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欲東家食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史記周赧王三十六年齊淖齒殺湣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又漢書陳勝起兵令其眾袒右以示異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晉書淮南王允欲誅趙王倫率帳下兵直出曰趙王反佐淮南者左袒於是左袒者甚眾梁平侯景羣臣多勸元帝還都建業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此又後世之踵事者



牛耕不始於趙過

鄭樵通志謂牛耕起於趙過古者惟以牛服車不用於耕書曰犖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宛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爲言否則用以祭祀周禮牛人之職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釁鐘而已未聞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蓋三代以上皆兩人併力發一耜不聞用牛耕也宋景文筆記亦云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而以王弼傳易所云牛稼穡之資者爲不知漢以前無牛耕之事獨王伯厚困學紀聞則以爲牛耕不始於趙過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說以証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則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此論甚確不特此也韓非子外儲篇少室周與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又史記司馬牛亦名耕字子牛家語并云司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則尤是牛耕之明証蓋古時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國語耕籍之制王耕一墾韋昭註一耜之墾也王無耦以一耜耜左傳二五耦杜預註亦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墾傷晉室也此則人耕之說也月令耕籍之制天子三推若人耕則安用推此則牛耕之說也管子形勢篇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此尙未指明人耕牛耕山海經獲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縱僞書然史記



已引之則爲漢武以前之書而已有牛耕之說則牛耕非起於漢武時審矣王充論衡舜葬蒼梧有象爲之耕其說雖荒幻然亦可見耕之用獸也且易云神農氏揉木爲耒論衡亦云神農撓木爲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耕安用揉撓之使曲乎則以理推之神農氏已用牛耕矣景文夾漈所引蓋本崔實政論漢武使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爲確據不知南北風俗不同有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過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如後漢王景傳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犁由是墾闢倍多又任延爲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開此一方農事之所未有而其實非自景與延創也趙過之以牛耕得名蓋亦本古法而施之於不知牛耕之地後世遂以爲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漢書食貨志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本古法之後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耨一畝三耨歲代種之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倍他田過使教田太常三輔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噐學種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據此則二牛三人之法本始於后稷過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後牛不足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輓犁則以人輓犁轉始於過與平都令而非牛耕始於過也景文夾漈徒據崔實政論一語遂以爲



陔餘叢考 卷九  
九  
據而不復詳考亦太疎矣。至詩書所云牽車服箱之類蓋各就其一事以爲言有不可執一以例其餘者。卽如江以南六朝時皆用犢車。今江南之人語以牛可駕車必駭異以爲無是理而不知今雲南廣西尙有以牛駕車者大河以北牛車更多。又如驢馬之類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騎而北人兼用以耕。夾深景文之論毋亦囿於一說矣。又湧幢小品謂中國耕田必用牛若鐵齒耜土乃東夷擔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耶抑唐以後始倣而爲之也是又以人耕爲中國所本無矣。

雲臺無來歛凌烟閣無郭子儀

漢明帝圖畫光武功臣於雲臺共二十八將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詳載於後漢書馬援不與以其爲椒房親也。然光武功臣尙有來歛先使隴說隗囂往返數四當世稱爲信士及囂叛則固守略陽者經年帝賜歛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令悉監諸將馮異耿弇蓋延馬武劉尙等平隴西諸羌又攻蜀擊公孫述後爲刺客所殺是來君叔之權任及光武之倚信俱在諸功臣之上而雲臺圖像竟不及之殊爲闕事。新唐書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卽位命史館考勲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



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功臣三十七人，續圖凌烟閣。今俱載新唐書。一百九十一卷。然功臣如郭子儀、李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等，俱不在內。方德宗時，晟、瑊皆未死，其不入圖畫固也。子儀已死，何亦不入圖乎？况大中之續錄三十七人中，有馬燧而晟、瑊與燧同時，號三大功臣，何以不入？李光弼雖入，而別在二等。此皆不可解。

郭子儀傳有圖像凌烟閣之語，而新書凌烟圖內無之。

### 馬氏銅柱有三

馬援所立銅柱在林邑國。唐書環王傳：本林邑地，海行二千里，至其國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銅柱在焉。援留十戶於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馬，俗號爲馬留人。此漢時所立銅柱在交趾者也。馬總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之裔，此唐時所立銅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馬希範攻溪州蠻降之，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此五代時所立銅柱在五溪者也。皆馬氏故事。按今廣西太平府鎮南關外尙有銅柱，據明史廣西思明州土官黃廣成上言：元設思明府南以銅柱爲界，元末交人越銅柱二百里，侵奪思明地，乞敕安南還侵地，仍以銅柱爲界。此所謂銅柱，卽今廣西鎮南關外之銅柱，與思明相近者也。然唐書所謂林邑國則在廣東之南，離鎮南關甚遠，豈援所立銅柱本在林邑，而今鎮南關之銅柱則總所立耶？



徙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魏明帝紀徙長安銅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任昉述異記魏明帝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既拆盤臨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漢書武帝本紀作通天臺飛廉館應劭註曰飛廉神禽後漢書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觀亦見程大昌演繁露則移置飛廉銅馬實始於漢明帝而魏明帝特倣之後趙石虎又徙洛陽飛廉鐘簾之類於鄴之華林園則又倣魏明帝而卽徙魏明帝物耳陳壽三國志於董卓傳既云卓遷天子都長安悉椎破銅人鐘簾以鑄錢而于魏明帝紀又云徙長安銅

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陽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銅人既爲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關中記秦銅人十二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於洛重不能致任昉述異記魏明帝詔取漢武捧露盤仙人盤既拆臨行泣下然則卓所毀者乃秦銅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則漢武承露仙人及卓毀秦銅人所餘之二也後漢書方術傳薊子訓摩挲金狄卽此秦餘之二而李石續博物志又謂苻堅毀其二以爲錢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毀後僅餘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繼馬非晉元帝



晉書載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象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其佳者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其孫恭王覲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蓋當時傳聞如此魏收本之作魏書因謂僭晉司馬叡母夏侯氏字銅環與牛金姦通而生冒姓司馬以爲此石之應通鑑等書皆從其說然金已爲懿毒死則夏侯氏所通小吏別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見皆傳聞謬悠之詞耳唐元行冲則以爲元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乃爲牛繼馬之象特爲著論此又可備一說

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宮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戲世多知齊東昏侯事南史東昏於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又於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民間謠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戲不自東昏始通鑑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晉書太子適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又會稽王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飲以爲樂宋書五行志亦載此事并謂道子身自貿易於其中又宋營陽王未廢時亦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是皆東昏以前事



四聲不始於沈約

沈約作平上去入四聲韻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獨得胸臆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石林詩話謂魏晉間雖未知聲律而陸雲相謔之詞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已與後世律詩無異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創也今按隋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則四聲實起晉人而非非石林所謂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陸厥傳云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相宣將平上去入四聲以之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謂之永明體沈約作宋書

謝靈運傳後論之甚詳厥乃為書辨之以為歷代眾賢未必都闇此處也此又約之前已有四聲之明証即與約同時者周顒有四聲譜行於時劉善經有四聲指歸一卷夏侯詠有四聲韻略十三卷王斌有四聲論皆齊梁間人又梁武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沙門重公謁梁武帝帝問在外有四聲何者為是重公應聲曰天保寺刹出以語劉孝綽孝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則約同時之人明於此者亦不止約一人特約獨取以成書遂擅名耳

東齋記事云唐孫愐集諸家韻書作唐韻而從前周顒切韻沈約四聲譜夏侯詠四聲韻略之類皆廢宋真宗時陳彭年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等書為禮部韻遂著為格景祐中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同義理恐舉人詩賦誤用乃詔丁度修禮部韻略以唐



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註之此禮部韻略之始末也吳會漫錄又論度等修韻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縱囚事唐太宗最著白樂天所咏死囚四百來歸獄是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後漢書馬援為郡督郵送囚援哀而縱之亡命遇赦鍾離意送徒詣河內解其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一或違者又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意聽廣歸家使得殯斂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戴封為中山相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虞延為漁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返晉書曹攄

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久攄行獄憫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歸耶囚皆感泣攄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不聽至日果如期返范廣令堂邑丞劉榮坐事當死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歸榮如期至此皆漢晉時縱囚故事也癸辛雜識又引何允席闡文二人按允在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闡文在梁為東陽太守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見南史今考歷代史傳更不止此宋書謝方明為南郡相嘗於年終放江陵獄囚使過正月三日還到主簿等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當今人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



不聽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來，違二日乃返。又一囚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欲捕之，方明不許。囚逡巡墟里，不肯遽至。鄉里責讓，仍送至。又梁書：王志爲東陽守，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明日果至，乃因婦孕也。傅岐爲始新令，冬至放死囚還家，獄曹固爭不可。岐曰：囚若負信，令當坐，竟如期而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臘日放囚還家，亦依期返。此皆南朝事也。惟陳書有張種者爲無錫令，見重囚在獄，天寒呼之出，暴日遂失之。後周蕭撝，上州刺史。至元日，獄中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如期而至，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先有繫囚千

餘人，華原隨事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速還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孫伏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至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憫其苦，乃與之期，約某日當至。悉脫其枷，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隋文帝聞而異之，於是賜伽宴於殿庭，并詔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或以歲旦不能歸省爲恨，元膺悉歸之，皆如期返。新唐書：唐臨爲萬年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恐盜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



日盜尸虎還宋史冷幽傳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年五月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槩行疎放限八月內如期自至大都後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陳天祥傳天祥知壽昌府執倡亂者二人斬於市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還家約三日來如期皆至白宣慰司盡釋之明史許文岐爲黃州守獄有重囚七人縱歸省刻期而還乃請於上官貸之周瑄爲南京刑部尙書當暑遣囚之輕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無失期者俱見本傳此又唐以後縱囚故事也

圖書學士不始唐太宗

封氏聞見記唐太宗爲秦王時使閻立本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爲讚世所傳十八學士圖是也然南史王亮傳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北史魏收傳齊孝昭帝起元洲苑畫收於閣上則圖書學士六朝時已有之太宗特彷彿爲之耳翰林盛事開元中拜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都上陽宮含象亭圖其形系以御贊此又彷彿太宗故事



陽餘叢考卷二十

陽湖 趙翼 耘菘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唐書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此貢荔枝故事也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乃詔罷之則貢荔枝不自唐始矣金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是金時亦有貢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閩粵蜀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知其設鋪馳遞者何地所出也



楊氏五家合隊

新唐書敘楊氏五家合隊最不明析楊貴妃傳云以貴妃寵擢其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而釗即國忠亦寔顯又三姊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據此則銛錡釗及韓虢秦應是六家下又云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且帝所得奇珍分賜五家如一則所謂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銛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則又應是四家矣而其敘華清從駕處復何以云五家車騎各爲一色俄五家合隊爛若萬花耶楊國忠傳天寶七載國忠爲御史中丞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戟則又遺却

錡一人與貴妃傳不合按舊唐書貴妃傳元宗封韓虢秦三姨又擢貴妃從兄銛及錡賜第連宮禁韓虢秦與銛錡五家每有請托峻如詔敕通鑑亦云天寶六載以貴妃姊適崔者爲韓國夫人適裴者爲虢國適柳者爲秦國三姊與銛錡五家勢傾天下是五家者銛錡韓虢秦也國忠尚不在其內及國忠益貴而銛已死仍符五家之數故當時亦呼楊氏五家舊唐書雖敘銛錡韓虢秦爲五家而其後華清從駕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一隊隊各一色則又以國忠入五家之內矣又云國忠山第與虢國相對秦國韓國相接是新唐書雖云秦國早死而舊唐書則國忠爲相後秦國尚在通鑑亦云



祿山反上欲傳位太子國忠大懼使韓號秦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帝乃止及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秦國爲軍士所殺號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直至馬嵬始被殺新唐書謂秦國早死者恐未必得實也然則五家者其始則銛錡韓號秦也其後則錡與國忠及韓號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於裴度

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實非始於度也漢書孔光傳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師古註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在家自養也是此禮實自孔光始王

莽在哀帝時亦同隋書文帝忌楊素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評論大事則又爲疎忌功臣之制而其後優禮老臣亦多用之唐書李靖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姚崇年老元宗命五日一朝入閣辦事又苗晉卿年老代宗令間日赴政事堂入閣不趨此皆在裴度之前鄭覃年老以疾去位詔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杜佑請老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宋史趙普再相故事中書日向未始退詔特許普日午便歸尋免朝止赴中書視事大政則召對又王旦多疾真宗命五日一赴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呂夷簡老仁宗亦命平章軍國重



陔餘叢考 卷二  
事五、日一至中書，王隨亦然。徽宗命何執中，一月止六  
參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後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德裕

唐時牛李之黨論者，皆謂牛僧孺、李德裕互相讐怨，各  
植私黨也。然唐書傳贊云：僧孺、宗閔既當國，排擊所憎，  
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則當時所云牛李，乃謂牛僧孺  
及李宗閔，而非李德裕也。李德裕傳始李吉甫為相，牛僧  
孺、李宗閔對策，痛詆當路。吉甫訴於上，考官皆得罪。德  
裕則吉甫子也。宗閔、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閔傳錢  
徽知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德裕白上，以為今年取士  
不公。宗閔坐貶，由是嫌忌益深，是猶第李與李相怨耳。  
及裴度薦德裕可相，而宗閔先已當國，慮德裕繼入，遂  
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裕、宗閔而與德裕為難。是僧  
孺之讐德裕，本由於附宗閔。此即所謂牛李者也。楊汝  
士傳汝士為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見牛李之李，  
乃宗閔而非德裕矣。若以李為德裕，則僧孺、德裕方相  
讐，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鑑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  
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引牛僧孺為相，由是牛李  
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謂德裕之怨逢吉、僧孺  
也。

宋金蓮燭送歸院者六人

金蓮燭送歸院，始於唐。令狐綯，唐書，綯入翰林為學士。



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及綯至皆驚此唐故事也今世所傳詞林美談皆指蘇子瞻耳不知宋時金蓮燭故事共有六人王欽若王禹玉晁迥鄭獬蘇軾史浩也錢氏私誌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對設二位用賓主禮不令拜舞宴罷令宮嬪各以領巾裙帶乞詩上令諸嬪各取頭上珠花爲潤筆納其袖中宴罷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王禹玉爲學士被召至內東門小殿夜深賜臺燭雙引歸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對帝命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蠲宿直令又神宗召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子瞻爲學士夜忽召入內東門小殿宣仁問曰內翰前年爲何官曰汝州團練使今爲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論薦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進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當飲食而停筯看卿文字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進用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已而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玉堂雜記云孝宗嘗宣召侍讀史浩錫宴澄碧殿暮以金蓮燭送至玉堂直廬上命浩作詩敘此會浩乃進古詩二十韻上御製和之又命周必大繼和必大亦和以進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世傳宋曹彬元伯顏俱下江南俱不妄殺人然梅礪詩話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詩序云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魏死南朝結綬人而伯顏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至併人築之又殺民煎膏取油作砲號人油砲焚城上收牌及城破又盡屠之惟七人伏橋坎得免事見續通鑑綱目及府誌則二將亦未嘗不妄殺人也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爲常制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曠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卽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尙



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尚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馬渡江之訛

宋高宗初至杭州卽命立崔府君廟以示靈異於是精忠小說遂有泥馬渡江之說按宋史宗澤傳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間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坡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填塞去路澤曰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此泥馬故事也余嘗見曹勛畫高宗瑞應圖九幅內一幅係崔府君廟廟中一馬獨立而車輦之類縱橫滿地勛有跋云廳子馬不肯行蓋卽塞路之事也

兀术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世謂秦檜私通於金力主和議自是實事然岳飛傳謂兀术以書與檜曰汝日以和請而飛方主用兵不殺飛和議不可成此則金陀粹編等書附會之詞其實檜所私結者撻懶而非兀术也檜之南也由撻懶縱之歸其時撻懶以尊屬主國政必與檜先有私約令宋稱臣納



歲幣而金則歸以帝后及河南陝西地故劉豫廢而即  
 令王倫回許以歸帝后及陝洛此皆撻懶主之一一如  
 檜所請及兀朮揣知撻懶意私於宋盡發其奸再興兵  
 取河南陝西檜亦懼不安其位使馮礮王次翁探帝旨  
 實以失奧援慮和議之不可必成也未幾撻懶謀反南  
 奔欲投宋益見其平日有德於宋之明證而王倫之使  
 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朮之語責之曰汝國惟知有撻  
 懶耳是檜之與撻懶素有成約而兀朮始終不與聞可  
 知或謂撻懶誅後兀朮主兵事安知非檜之再結兀朮  
 始定和議之局不知撻懶主和則以陝洛償歲幣兀朮  
 主和則陝洛之地尺寸不與

高宗紀和議成使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界金惟存上津豐陽天

水三縣又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

所歸者僅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及韋后

一人而宋之稱臣歲幣如約是金直以三樞一老嫗坐  
 致其稱臣納幣此亦何樂不為而必待檜之私結於兀  
 朮哉金史酈瓊傳宗弼弼謀再伐江南與酈瓊議瓊曰  
 秦檜老儒亡國之大夫僅僅自守吾以大軍臨之彼君  
 臣方且哀鳴不暇據此益可見檜與兀朮本無素約而  
 宋史兀朮致書秦檜之語之未可信也通撻懶通兀朮  
 於檜之罪原無分輕重特以讀書論世必當推究當日  
 情事乃為信讞耳至邱瓊山謂南宋之勢亦不得不出  
 於和檜之主和未為失計後儒又從而譏其黨檜此亦  
 不達於當日時勢而徒為迂論以南宋積弱累挫之餘



哀集傷殘、僅僅自保、而欲當百戰方張之強敵、即使專任韓岳、一切聽其所爲、能必其克復舊疆、迎還故主乎、使檜果以靖國爲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歸、而陝洛復、不猶愈於竭國力、以冀倖於不可知、然則檜豈非南渡後一大功臣哉、惟其心跡奸險、欲藉和議爲擅權怙勢之漸、幸而母后雖歸、故疆終失、尙且據爲己功、至劫持人主、誅鋤善類、流毒遍天下、倘撻懶不誅、竟如初議、存歿俱還、境土得復、則外恃強援之力、內詭再造之功、更不知當作何挾制、盡攬威福、懷無上而覬非常、皆事之所必有、觀於獻諛者、或疏請加九錫、或賦秦城王氣詩、檜皆偃然當之、不爲怪、則大奸稔惡之處心、灼然可見、而論者徒以主和議責其辱國事、譬轉爲末減矣、吾故揭而論之、使知檜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宣

南宋和議、主於秦檜、人皆知之、宋何鑄傳、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而難於自己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成約、是以檜旣用、卽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語、其後竟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不可謂非檜之功也、抑知其事雖成於檜、而其端實起於洪忠宣、事見謝枋得、上留丞相書、謂忠宣拘於燕山、室然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強



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特從後成之，攘爲己功耳。論者徒以事讐辱國爲檜罪。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復，宜便進兵。恐他日咎今時失策。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和議爲非。忠宣之發其端，固早有見於當日事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爲南還計也。

拐子馬不始於女真

宋史謂金人善用拐子馬，三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戰酣然後用之。兀朮攻順昌，有鐵浮圖兵，皆重鎧，戴鐵兜牟，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用拒馬擁之。按晉載記：穆帝時，燕慕容恪擊魏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遂破閔。則古時已有爲之者。

木燈檠之不可信

周密癸辛雜識及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髡發宋會稽諸陵事，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



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宗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韋太后歸于宋，并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為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為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歿于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并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為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為請，然和議既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

至金，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為汝國葬之，則宋并不以欽宗之柩為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於金，而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說家記載多不可信也。按乾道六年，先遣范成大使金，求陵寢地，兼以欽宗梓宮為言，而黃中傳云：時遣成大，但請山陵，中言欽廟梓宮不宜竟置不問，又陳良祐亦言陵寢地在其腹中，必不肯與，不如以欽宗梓宮為請，猶為有詞，是宋并無意於欽宗之柩矣。又趙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萬眾，遷諸陵梓宮歸宋，上命雄止之。

楊桓傳國璽考之誤

傳國璽始末，見於輟耕錄，載元御史中丞崔彧所記。至元三十一年，世祖既崩，將迎皇太孫即位，適有國王速



脫真以玉出售或與御史楊桓見之知其為秦璽也遂  
獻之桓并考其始末曰楚以下和所獻之璞琢成璧後  
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  
皇併六國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衛宏曰秦璽藍田玉所刻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太平御覽亦以為藍田玉所刻

其璽因世傳之謂之傳國璽後王莽篡位璽在長樂宮  
王太后所莽使安陽侯王舜迫取之太后怒投璽於地  
璽遂歸莽及莽敗商人杜吳殺莽不知取璽校尉公賓  
得璽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盆子降光武璽歸  
光武獻帝時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孫堅討卓得於  
井中袁術奪於堅之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在許

昌以璽送之帝遜位璽歸魏常道鄉公禪璽又歸晉懷  
帝遇劉聰之害璽歸聰聰死歸曜曜為石勒所滅璽入  
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其將蔣幹得之晉征西將軍  
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自後宋齊梁陳皆相傳及隋滅  
陳璽入於隋隋亡後蕭后與太子正道并璽並入於突  
厥唐太宗以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  
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奉璽歸乃復入於唐朱溫篡  
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及廢帝從珂自焚  
璽遂不知所在至宋哲宗時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按此璽以其玉色正青是秦藍田玉其篆法真李斯所為乃定為真秦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寶璽皆入於  
金共璽一十有四內青玉傳國璽一其色正與今出自



拾得家者相同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今適當皇太孫將正位之時而此璽應期而出實爲符瑞云桓之論如此按秦璽自冉閔敗後閔將蔣幹守鄴乞師於晉晉將戴施入鄴助守知璽在幹所乃譎得其璽使何融以迎糧爲名出城潛送征西將軍謝尙尙卽以三百騎送建康見晉書載記及謝尙傳此璽歸東晉之明證也然通鑑姚萇之擒苻堅也從堅求傳國璽堅罵曰璽已送晉不可得也是時冉閔死未久璽已爲謝尙所得歸於晉矣萇豈不聞之何又向堅求璽劉定之謂閔亡後鄴入於慕容燕當是苻堅滅燕又得之而謝尙所得者或晉人節詞以解白板天子之誚也則謝尙所得

璽尙未可知也又南史宋武帝克長安擒姚泓收其寶器及秦始皇玉璽送建康而沈約宋書不載獲璽一事但云收其寶器土圭之屬而已豈以謝尙已獲璽於晉時疑宋武所獲非真故不復敘耶然北史魏太武於鄴城毀佛像中得二玉璽文皆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一旁刻魏受漢傳國璽則璽更似在北而未入於南謝尙之所得真僞益未可信也卽尙所得冉閔之璽果真矣南史侯景之敗以傳國璽自隨使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則沉於江勿令吳兒得之思賢過京口遇盜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使辛術送鄴而北史載辛術旣送璽至北齊文宣帝以告太廟則此璽又入



於北齊而陳隋兩朝俱未嘗有也今楊桓云歷宋齊梁陳隋皆相傳及隋滅而蕭后攜以北至貞觀四年復入於唐不知何所據此不過欲隱約其詞以見此璽自唐而梁而後唐而石晉及從珂自焚後遂不知所在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者卽是此物及徽宗北行璽入於金而今拾得家所藏乃國初滅金時所得可信其爲真秦璽耳不知五代史田令孜爲蜀監軍盜唐傳國璽入於蜀而埋之後王建將稱尊號有歐陽柔得之以獻此一璽也黃巢破長安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後唐莊宗將稱帝適傳真以之來獻遂卽位此又一璽也莊宗將入汴梁主惶懼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所竊迎唐軍矣此又一璽也則是時蜀魏汴一時已有三璽矣無論秦璽已不存卽存亦不知孰爲秦璽也又通考後唐末帝自燔時以傳國寶隨身共焚是以晉高祖別製一璽開運末邪律德光入中國少帝遣其子延煦送璽德光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始末德光歸攜以出塞則後唐之傳國璽已隨從珂自焚而晉璽又已出塞矣金初滅遼時金主意璽在遼主延禧所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則遼之傳國璽又已沉沒矣金史宗望傳宗望追遼主盡獲其妃嬪并傳國璽獻於行在金太祖置之懷中恭謝天地不知此又是何璽意遼主所謂失於桑乾河者卽此璽耶然金主旣得之於



宗望何又疑璽在延禧所此不可解也又金太宗紀天會三年幹魯獻傳國寶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玉璽及徽宗所製定命寶亦俱爲金所擄然金之亡也金主守緒以傳國璽自殉焚於幽蘭軒此所焚者未知宗望所得之遼璽抑或破汴時所得宋哲宗時段義所獻之璽耶然亦已焚於幽蘭軒矣則楊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爲真秦璽耶按王莽建國時使王舜逼太后索傳國璽太后怒抵之地遂缺一角及漢獻帝禪魏時魏用隸書刻其肩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後由劉聰入於石勒勒又刻其一邊云天命石氏此見於史傳及寶璽篆文圖說歷歷可考者是以宋徽宗驗段義所獻檢無螭

角無缺而疑其非真卽楊桓亦謂今璽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無地可置字則桓亦自知其非真也蓋歷代各有製造不同傳聞亦異漢書註衛宏曰秦璽是李斯所篆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而晉書康帝紀及杜佑通典皆云秦得藍田玉爲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二說已不同矣後漢書輿服志註孫堅所得璽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晉陽秋謂蔣幹所得爲謝尚送於晉者文曰昊天之神皇帝壽昌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三說更不同矣蔡京等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合奏云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大學



衍義補又云受命於天皇帝壽昌者東晉所自刻也太  
 元之末得自西燕歷六朝至隋者乃慕容氏所刻也開  
 運末沒於耶律後為金人所有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  
 永昌為文乃石晉所刻也楊桓之論亦曰北齊所刻者  
 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唐太宗所刻者文曰皇天景  
 命有德者昌晉天福所刻者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  
 太平御覽又記郅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璽文曰受天之  
 命皇帝壽昌可見古來所刻傳國璽不一不得以璽文  
 偶與斯篆合遂指為真秦璽拾得家所出蓋亦後代續  
 刻之物耳楊用修謂楊桓本善篆書此璽蓋即桓偽作  
 使崔彧持以迎合皇太妃者理或然也奈何明成祖聞

傳國璽尚在元嗣君所而屢出師以冀反璧耶

永樂中瓦刺馬哈木

攻殺元主本雅失里遣使上言欲獻故元傳國璽後仍不至

明史宣德中瓦刺部長脫歡得前

元玉璽來獻宣宗敕諭曰前代傳世之久皆不在此王  
 既得之可自留用不必來獻英宗復辟字來遣使欲獻  
 璽帝亦敕曰璽已非真即真亦不祥物獻否從爾可也  
 宏治中陝西巡撫熊翀又得一玉璽孝宗因傅瀚言亦  
 僅藏之庫其識皆過文皇遠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又  
 記天啟四年臨漳縣生員王思極等得玉璽於漳河之  
 濱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河南撫臣程紹具表進  
 之上御皇極殿受賀得璽者僅賞銀五兩而魏忠賢欲  
 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以尚寶卿姜志禮言而止成祖



且然固無怪魏闔之張大其事也

三代以上以禹鼎為重六朝以上以秦璽為重蓋風尚如此

蘇州擊闔不始於顏佩韋

蘇州周順昌被逮時緹騎被擊至今顏佩韋等五人嘖嘖人口然此風有先之者萬園雜記正德中有妖人王臣同中官王敬採藥各省至蘇州凡江南之書畫器玩檢括殆盡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學官有生員王順等數十人大怒適樵擔至遂各取一木將擊臣臣懼避匿其下人皆被毆中官奏諸生抗命賴巡撫王恕持之因奏二人不法王臣遂斬於市亦見明史陸完傳乃成化中事又湧幢小品載蕭景腆為長洲尉有織造太監張志聰恣橫長洲令

郭波持之志聰憤執而倒曳之車後景腆率所部官長直前追奪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觀者咸張氣梯屋飛瓦羣擲志聰志聰遁去吳中為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於長洲縣門此事亦見明史吳廷譽傳廷譽以此事劾罷志聰者也又明史本紀萬歷二十九年蘇州民變殺織造中官孫隆參隨數人然則擊闔事有明一代蘇州凡四見

按萬歷時稅礦中官所至為虐多有激變為民所忿擊者本紀二十七年臨清民焚稅使馬堂署殺其參隨三十四人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二十九人武昌民又殺陳奉參隨六人三十年騰越民變殺稅監委官三十四年雲南民變殺稅監楊榮焚其屍



此皆明季擊闖故事附記於此

明末闖黨有殉難者

明天啟中附魏闖者固皆小人然其後亦有死國難者如張鶴鳴本由魏忠賢進爲兵部尙書後被劾歸流賊陷潁州被執倒懸於樹罵賊死恩縣李應薦天啓時御史附闖麗名逆案崇禎十五年捐貲募士佐守令守城城破身被數刃死壽張王大年亦御史加太僕少卿附闖麗逆案崇禎十五年在河間佐有司守城城破死節沁水張道濬爲錦衣時與闖黨楊維垣等善受王永光指攻錢龍錫成基命等爲公論所不容後論戍仍私歸於家屬破流賊柴金樑等又擒滿天星冀以軍功自湔

祓而言者劾其離伍冒功戍之海寧衛商城楊所修故魏黨請以挺擊移宮紅丸三案編勒成書者歷左都御史後入逆案贖徒爲民崇禎十三年佐有司守城死楊維垣爲魏黨最無恥南都破時竟殉難或又言其僞死實逃去者傳聞異詞不可考也亦有降賊後仍死難者臨川傅鼎銓降李自成後脫歸會金聲桓反鼎銓起兵應之順治八年至廣信爲守將所執諭降不從從容就刑鼎銓降賊爲鄉人所恥嘗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鄉人更賢之東莞張家玉亦謁李自成後仕永明王據增城拒守諸將皆請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



自投野塘死。邱之陶為李自成所得，用為兵政府從事。之陶以書致孫傳庭，速進兵而已。從後妄報左兵至，以搖之事洩罵賊死。而東林中亦有光時亨者，從賊為馬士英阮大鍼所劾，又魏大中之子學濂，為庶吉士京師破，受李自成戶部司務，既而自慚賦絕命詩縊死。去國變時已四十日矣。以上皆見明史。王阮亭又記天啟時朋黨錄中，有顧秉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元點將錄，有許其孝、郭鞏、陳保、秦楊、春茂同志錄，有張我續、東林籍貫，有張文熙、薛貞後皆為小人，而初亦為閹黨所忌，編入朋黨等錄中，亦如宋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等之得列於黨人碑也。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明人演戲多有本朝事者。明史魏忠賢黨石三畏赴戚畹宴，既醉，誤令優人演劉瑾酗酒一劇。忠賢聞之大怒，遂削籍歸。王阮亭香祖筆記又載姚叔詳言：海鹽有優兒金鳳，以色幸於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勿甘。嚴氏敗後，金既衰老，而鳴鳳記傳奇盛行，於是金復傅粉塗墨，扮東樓焉。此又明人演戲不諱本朝事之明証也。又余澹心板橋雜誌：馬湘蘭負盛名，與王伯穀為文字飲，鄭應尼落第來遊湘，頗不禮。應尼乃作白練裙雜劇，極其嘲謔，召湘蘭觀之，則并演其人，而即使其人見之矣。

前明司禮監即樞密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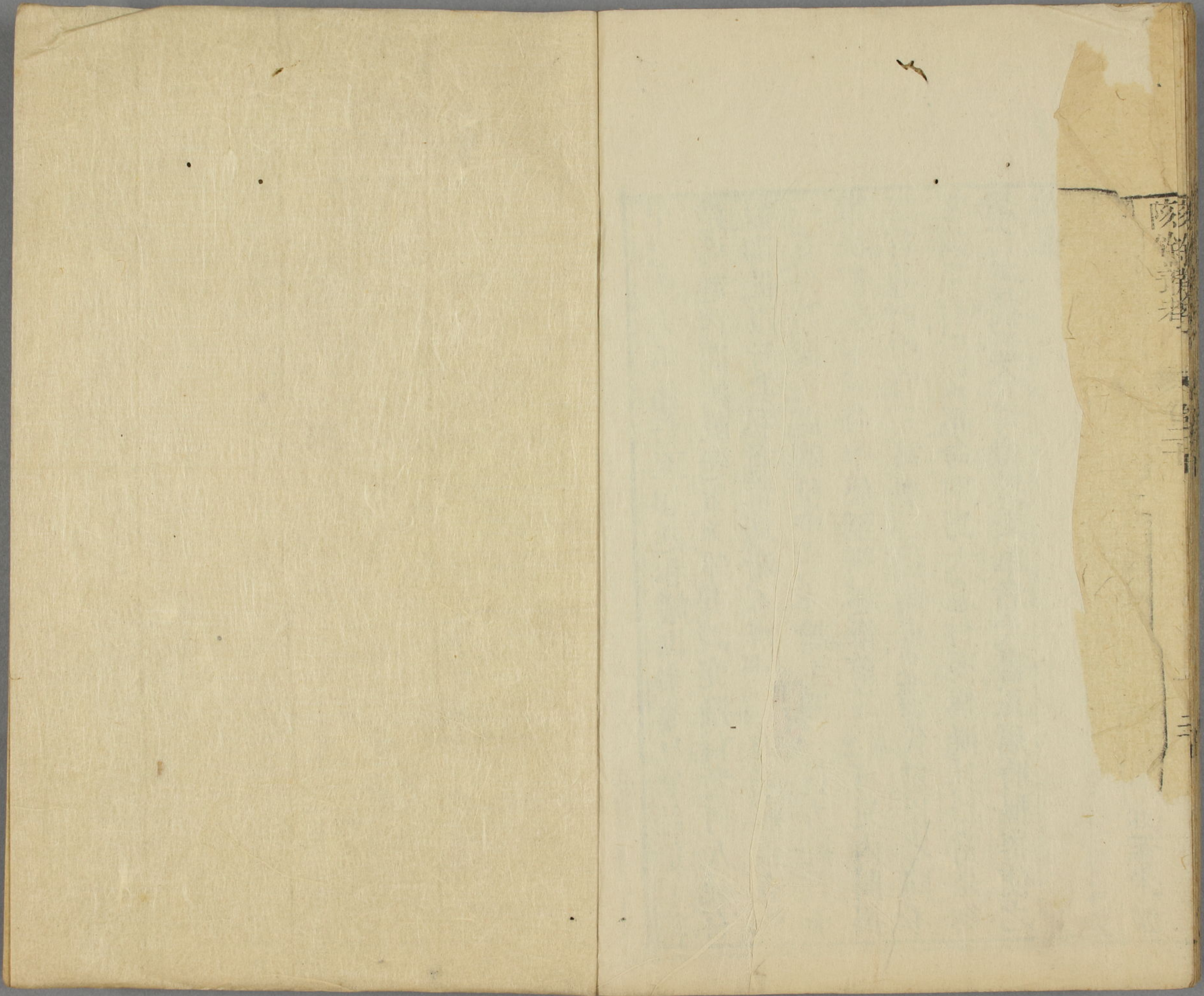
明之司禮監蓋即唐中葉以後之樞密院。樞密院本宦者為之，凡宰相面奏得旨，則退而授中書舍人，撰擬或帝旨，竟下學士院，撰詞者學士不皆面奉旨，則樞密院



宦官粗寫事目送學士作詔此唐制也王西莊謂朱梁後唐始以朝臣爲樞密使其實不然唐昭宗時宦官盡誅卽以蔣元暉爲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朱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莊宗又名樞密以郭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之石晉時桑維翰爲之周世宗時王朴爲之至宋金則樞密使專典兵機宰相總理庶務稱爲二府及元明則無此官矣明之司禮秉筆太監正與唐之樞密使相似凡本章進御固由內閣票擬或因事降旨不召閣臣面諭則令司禮監粗寫事目送閣撰擬如武宗崩中官以皇太后命至閣問所當立楊廷和以興獻王長子對中官入啓廷和等候於左順門已而

中官捧太后懿旨至如廷和議世宗初中官請遣官織造帝趣內閣撰敕廷和力爭并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俱見廷和傳神宗病亟令沈一貫作詔撤各處礦稅中使捧諭至閣一貫方擬旨而帝疾稍瘳中使命見一貫傳中使至閣趣繳前諭見一貫傳可見內閣撰詔旨必由中官先寫事目送閣也蓋前代君臣之間不常接見有所發詔命則寫大意付閣撰擬其始當是御筆自書後遂令司禮監秉筆者代書正唐時樞密使之職也





陽  
光  
子  
集

一  
二  
三

三



